

■ 印度行舟

那是一滴爱的眼泪

这建筑应当是何等的豪华精致,才引得举世为之颠倒。怎样至死不渝的爱,才会令这座占地17万平米的陵墓存留于人间。

泰戈尔说,泰姬陵是一滴爱的眼泪。

□ 独木舟(青年作家)

在去印度之前,我唯一说得上来的景点就是泰姬陵,终于在入境半个月之后,我们到达了泰姬陵所在的城市——阿格拉。

作为赫赫有名的印度旅游金三角之一的阿格拉,与我的想象有所出入,但比起之前的那几站,它的确更像一个大城市。第一天晚上在旅馆的顶楼餐厅,服务员骄傲地跟我们讲,站在这里就可以看见泰姬陵,但在夜晚若有似无的薄雾之中,我连它的大致轮廓都看不清晰。

这建筑应当是何等的豪华精致,才引得举世为之颠倒。怎样至死不渝的爱,才会令这座占地17万平米的陵墓存留于人间。泰戈尔说,泰姬陵是一滴爱的眼泪。

1633年,泰姬陵开始动工,工程的第一步是种树。当时极负盛名的建筑师拉何利,以德里的胡马雍陵为蓝图,动员2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工匠、书法家,融合中亚、波斯和印度本土风格,花了22年时间,完成了这座伟大的纯白大理石艺术建筑。当时,泰姬陵建筑的材料是从印度各地和亚洲,以超过1000头大象运送这些建筑材

料,青金石来自阿富汗,玉和水晶来自中国,碧玉来自旁遮普邦,而蓝宝石来自斯里兰卡,还有玛瑙来自阿拉伯。共有28种宝石和半宝石镶嵌入白色大理石。

那天早上五点多我们就起来了,天还没亮,我们尽可能地将所有御寒的衣物都裹在身上,到了售票处才看见,早已经排起了不短的队伍。所有人都知道,一旦天光大亮,泰姬陵里便会如同节日的集市,拥挤得水泄不通。

随着日出时间的临近,各种肤色的人组成的队伍井然有序地进入堡内,在一片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中,我

用目光轻轻地擦拭着这座沉睡的陵墓。

泰姬陵在早中晚呈现出的面貌各不相同,早上是灿烂的金色,白天的阳光下是耀眼的白色,斜阳夕照下,白色的泰姬陵从灰黄、金黄,逐渐变成粉红、暗红、淡青色。据当地人说,近年来因为发展工业,空气污染严重,泰姬陵外壁已经遭到损毁,未来也许会越来越糟。

那天黄昏,在泰姬陵的背面,我们静静地看了一场落日,它庄重、肃穆,隔着悠悠岁月,无声地诉说着关于沙贾汗与泰姬的故事。

洪荒之中,唯有真爱不朽。

■ 流行密码

命运交叉的塔罗牌

懂塔罗比懂星座更重要。塔罗牌是都市白领的小资文化晋级的高级试卷。塔罗已经成为城市白领和中产阶级以及若干高端人群中一种高级的休闲游戏。再晋升的话,就要灵修了。

□ 基甫(文化批评家)

塔罗牌是一种纸牌,但又不同于普通纸牌。塔罗牌有着更加复杂的内在结构,更加欧化的语境和更具神秘性的象征体系,或可跟占星术,甚至某种魔法联系在一起,可完成某种特殊的使命。塔罗牌的玩法也有多样,可以满足各种不同层级的玩家的需求。最普通的玩法就是打打牌,较复杂的玩法是替人占卜,最顶尖的玩法则是个人灵修,但这并非一般人能玩,非得有专业的塔罗师指导不可。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

尔维诺曾经在小说中借用过塔罗牌游戏。在小说《命运交叉的城堡》中,卡尔维诺把每一局塔罗牌当作一个故事,借用了塔罗牌占卜手法,展示人物的不同命运。人生如同牌局,不同的牌局就好比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故事。随着近年来都市白领阶层中塔罗牌的风行,顺带也将卡尔维诺的小说当作塔罗牌游戏的附属品,阅读卡尔维诺也成了一种时尚,一种风雅的标志,尽管有时难免为误读成“维尔卡诺”。但卡尔维诺风格诡异,主题玄奥,是艺术上

的极端主义者,属于不易消化的文学结节,经过小资的孱弱的文化之胃,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当作“维尔卡诺”而被排进垃圾堆。

事实上,在当下中国流行的塔罗,更多地是一种饭桌上的游戏。因为关于塔罗牌时尚的谈论,更多地是在各式各样的饭馆里出现,而不是在城堡里。奇妙的是,卡尔维诺的小说的第二部分的标题就叫做《命运交叉的饭馆》,好像他早就知道塔罗牌在中国的命运似的。花花绿绿的塔罗牌摊在饭桌上,好像我的侄儿收集的数码宝贝卡片。塔罗师一副占卜师的打扮,目光迷离,神情专注。每一位食客展示不同的牌阵,但都迫切地希望塔罗师能从中读出好运。一时间,“令牌”和筷子齐飞,“圣杯”和酒杯共举,“宝剑”混合着勺子,最后,“钱币”提示某人该去结账了。塔罗牌局结束了,饭局也结束了。杯盘狼藉的餐桌上,“骑士”、“教皇”、“祭司”和“恋人”等等,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布尔乔亚式的神神秘秘,也暂告一段落。食客们离开饭馆,干脆就去棋牌室玩“斗地主”了。



■ 田野笔记

情感化的物

不论哪种在乡村传行的物件,都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们日常生活之外的。反而,这些物件从制作、使用到流转都寄托了深厚的情谊。

□ 岳永逸(民俗学者)

2012年2月,有机会再次前往台北故宫。众所周知,因为空间小、藏品多,那里的展品是轮番展出的。所以每次去看到的展品都不一样。这一回,那里正在展出清代宫廷的物件,尤其是赫赫有名的乾隆皇帝经常把玩的小物件。同行的多是行家,面对这些珍品,众人啧啧称奇,对其工艺、价值赞叹不已。还有人很自然地表现出对皇帝的艳羡,为今天自己能看到而感到欣慰。没想到的是,同行一位搞摄影的朋友愤激地说道:“真丢脸!一个皇帝玩到这个份上,玩得这么小家子气,这个国家不完蛋才怪!”显然,这位朋友说的是“玩物丧志”这个意思。物倒不是不好,玩的人则有问题。

当然,清朝的衰败不振是否一定就与乾隆这个大皇帝的“小”兴致有着必然关联,那要历史学家考证点

评了。但在同一场景,对同一物件截然不同的看法是非常有意思的。

与庭院深深的皇宫、价值连城的宝贝不同,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物件虽然重在实用,但同样有着不同的功能、价值及其评判标准。大致而言,可以分为工具类和装饰类两种。现在对城里人陌生但还经常能在民俗博物馆等各类博物馆见到的镰刀、锄头、犁头、耙子、背篋、簸箕等是农耕社会多年的生产工具,锅碗瓢盆、衣服鞋帽、桌椅板凳、车船雪橇等生活用品都是实用的。剪纸窗花、肚兜虎枕、门帘牌匾等则多少都有了装饰性,潜在地表达着特定的地域文化和相应人群的审美情趣。虽如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会尽量把工具做得美观,装饰性的物件也很少作为单纯意义上的艺术品把玩,同样有着实用化倾向。

不论哪种在乡村传行

的物件,都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们日常生活之外的。反而,这些物件从制作、使用到流转都寄托了深厚的情谊。

于是,会制作的人,有了“匠人”、“师傅”、“巧手”等特定的称谓,会使用的,有了“把式”等赞誉并对自己的物品珍爱不加,会用这些物作为交际工具使之流通的人,有了“好人”的口碑。这其实是农耕文明的共性。在其名著《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中,路易斯·杜蒙(Louis Dumont)曾精辟地总结出:前工业文明时期的物是“把人与物的关系用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而后工业文明时期的物则“把人与人的关系贬低为人与物的关系。”换言之,转换之前的“物”如同“人”,是以人为准绳,是有情感的,而转换后的“人”则如同“物”,是以物为基准,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其实,今天说的人情淡漠,多少都与物的商品化有关。

■ 糊涂读史

“阿美士德”号探访大清

1832年,一艘名叫“阿美士德”号的英国商船从澳门出发,主要成员有船长士礼、东印度公司职员林德赛(化名胡夏米)。没想到,竟引起了清最高当局及沿海地方官府的惊慌失措。

□ 端木赐香(历史学者)

“阿美士德”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派出,首要任务是商业考察。

在厦门,胡夏米对地方官员表达了贸易的意图,水师提督陈化成派人回曰:船必须尽快离开,食物可以免费赠送,但决不允许上岸与百姓接触。胡夏米拒绝了,说他们的惯例是按价购买。他给陈化成上书再次表示贸易需求。清方的回复还是那一套:快走,不许与我们百姓接触,否则严拿百姓绝不宽容——看到没?不是严拿胡夏米一行,而是严拿自己的百姓。

在福建,胡夏米接受了闽浙总督免费送给的鸡猪等物,但对地方政府张贴告示严禁民夷交往表示不满,带人直撞省城福州。当地政府无奈,只好默许民夷交往,希望他们满意后赶紧离开。

在宁波,地方当局同样

无力阻挡与驱赶“阿美士德”号,只有厉禁人民与之接触。胡夏米原本的打算,是货物卖出后,就南下回澳门。但在宁波停留很长时间却没有百姓敢与他们交易,只好继续北上。

在上海,胡夏米致禀苏松太道吴其泰要求贸易。吴其泰批曰:向无此例,不准!胡夏米抓住两点大做文章,一是称他们为“夷”了,大英国不是“夷国”,而是“外国”;二是对信件“原呈掷还”,有伤大英国国体。吴其泰回曰:“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自古至今,总是照此称呼。况中华舜与文王都是大圣,孟子尚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岂是坏话,是你多疑了。”

吴其泰虽然学识丰富,但挨不住遇上了胡夏米这么一个中国通。胡夏米引经据典,说苏东坡都说过“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云云。称大英为夷,不是凌辱又是什

么?吴其泰只好让步,复信中改称“英国商人”,但有关通商则是一点也不让步。胡夏米还张贴了一些揭帖,公平买卖两不相欺云云。问题是在地方当局的监视与限制下,收效甚微。

在山东,他们在威海卫停了一天就折往最后两站:朝鲜与琉球。对于贸易要求,朝鲜回复说:“朝鲜国服事大清国,只遵大清国的旨”。琉球方面回复说:“敝国蕞尔疆土,瘠地薄,产物无几。”总之,它们都与清国老大一个德性,俺就不跟你贸易,气死你!

对于这次考察的商业收获,郭士立总结如下:“这次航行的结果,使我产生这种信念:只要英国政府坚持要求,与中国东北部的贸易是可以开放的。我的微小的愿望是英国政府将会替英国商人获得这样大的贸易的”。一句话,想与中国自由地和平地贸易,行不通,还得政府出面打开这市场啊!